



浙东作家文丛(第6辑)

自然之声

◎ 赵淑萍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■ 漱东作家文丛(第6辑)

自然之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然之声/赵淑萍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09.2

(浙东作家文丛. 第6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343-9

I . 自 ... II . 赵 ...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9032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 6 辑)·自然之声

丛书主编

李浙杭

本册作者

赵淑萍

出版发行

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

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

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

井志强

开 本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

2948 千(本册字数 170 千)

印 张

255(本册印张 14.75)

版 次

200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

ISBN 978-7-80743-343-9

定 价

405.00 元(全十八册)

草窗之下听天籁

——散文集《自然之声》序

傅明善

面对这沉甸甸的一部文稿，我不禁思绪万千！

回想当年初次结识赵淑萍是在浙东三北地区一个小县城的党校里，那时的她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中学生小姑娘，后脑上翘着顽皮的马尾辫，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，透出一股子朝气。她是一个天生的社会活动家，虽然与所有同学一样承受着高考的压力，但她仍然热心于学生干部的繁琐事务，与教师交往的机会自然就比他人多得多，交谈时还时不时地冒出几句稍带哲理意味的语句。这样聪慧灵秀的学生大多数老师都会喜欢的。后来，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师范学院的外语系，自然而然地又成了新的学习环境中最活跃的一分子，她一如既往地还是那么热心于学生会的工作，还是那么热衷于向老师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甚至于敢于跟老师们抗辩她不同意的观点。再后来，我就把她介绍给当年中文系里几位学植深厚、言谈雅秀而又辩论有术的老前辈们，未曾想啊，他们的交往居然是那么的融洽，从书法名家到文学名家，无所不谈，在那些教授们的熏陶下，她几乎已经将自己的本专业——英语当作了副业，俨然成了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学青年啦！在她踏上工作岗位后，又读了中文本科和中文专业的研究生，可见对文学的虔诚和热爱。

这长达二百多页的书稿中，赫然列于首篇的，是《父亲的那

些花》，而无论是月季花、茉莉花、栀子花，还是美人蕉、葡萄藤、君子兰，在作者的笔下都显得那么的轻灵秀逸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我想，她这哪里是在写花呀，这不分明是在借花之神韵写出了她心目中的父亲之精神风貌吗？尤其是写到“秋阳温和地照着，一簇簇深红浅紫、蟹黄瓣白，恬淡散逸，隐隐透着风露的清寒。……”这自然是菊之雅韵，菊之风骨，但又何尝不是人之雅韵，人之风骨呢？

类似的篇章还有《竹园》，那家乡老宅后面傍着小河的竹园，“有细细的嫩竹像篱笆一样绕着这个园子，也有高耸峻拔，直指天空的粗壮的老竹”。在这个园子里，自然有着许多童年的回忆，承载着多少儿时的欢乐！但自然也有儿时幼小心灵里埋下的惊惧。文章从一条被男孩子们打死成了两截后又能连接起来的竹叶青蛇，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童年时期的保护神——祖母。仅仅是几个小小的细节，作者就写足了祖母的教导、祖母的呵护、祖母的慷慨、祖母的期待，还有作者自己对早已过了百岁阴寿的祖母的怀念。在这里，读者自然而然地就会回味起文章开头那“高耸峻拔、直指天空的粗壮的老竹”，文脉似断实连，又恰似那断成两截仍能连成一体的灵性小动物。

如果说，对于祖母的怀念尚属隔代亲现象的深切缅怀的话，那么《婆婆》这篇文字则鲜明地体现了新时代婆媳关系中最最难能可贵的亲情！婆婆的明理和宽容，虽然宽容却从不“纵容”，“如果说有的女人像花，有绚丽的色泽和夺目的光彩，而大多数女人就是树。婆婆就是这些树中的一棵，她的枝荫无言地把清凉和恩惠洒在这个家里，也洒在了我的心上。”作者通过几个小小的细节就使婆婆的形象刻画得跃然纸上了。

《自然之声》这一篇，既然被确定为集子的书名，应该也是有着相当的代表性的吧，作者认为自然中的“虫声”“就像是一

首遥远的童谣，从记忆深处飘来，又像是一位分别已久不期而至的友人，那样熟悉、亲切……”在这熟悉中有童年的欢快，自然也有童年时神秘的恐惧，还会有淡淡的忧伤。而这一切都是人们童年时期拥有过的感受，作者的修养正是表现在，能够把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，写出人人笔下所无的优美文字来！

作者总是能够在自然之声中听出许多人生感悟，总是能够将记忆里的那些陈年老账翻出来经过提炼，经过诗心的洗礼，提升为散文精品。读之，让人感到芬芳满口。这其中也不乏哲人思辨、怀古心态，更不乏好学深思的敏悟，自我反省的超越。作者是个性情中人，读者朋友只要耐心地细细品尝，在这《自然之声》中就会获得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启迪！

目 录

——第一辑 岁月飞花——

- ◎ 003 父亲的那些花
- ◎ 006 竹 园
- ◎ 009 我的老师方卫平
- ◎ 012 姑 父
- ◎ 015 婆 婆
- ◎ 018 喜爱志宏
- ◎ 021 侠骨柔肠未留名
- ◎ 024 昙花·爱情·人生
- ◎ 027 秋
- ◎ 029 桥
- ◎ 031 自然之声
- ◎ 033 重读日记
- ◎ 036 我的越剧情结
- ◎ 040 日渐消逝的“诗心”
- ◎ 043 窗 户
- ◎ 045 老 屋
- ◎ 048 孤 独
- ◎ 051 内蒙草原行

- ◎ 054 盯胎的情味
- ◎ 057 武夷山三题
- ◎ 060 夜宿金峨寺
- ◎ 063 香樟树开花的季节
- ◎ 065 石 榴
- ◎ 067 扇 子
- ◎ 069 蔷 薇
- ◎ 071 玉 兰
- ◎ 073 风 箏
- ◎ 075 梅
- ◎ 077 怀念那样的冬天

——第二辑 悠然我思——

- ◎ 083 简单就是快乐
- ◎ 085 分享是一种快乐
- ◎ 088 麻将里的人生感慨
- ◎ 090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
- ◎ 092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
- ◎ 094 看小孩吵架
- ◎ 096 读书带来的伤痛
- ◎ 099 听 歌
- ◎ 101 坐 车
- ◎ 103 感受 81890
- ◎ 107 短暂的插曲更应该珍惜
- ◎ 109 话说短信
- ◎ 111 也谈不雅照事件
- ◎ 114 抄 袭
- ◎ 116 困 惑

- ◎ 118 一次记忆深刻的服装秀
- ◎ 120 终身学习 乐此不疲
- ◎ 122 冰心和张爱玲
- ◎ 125 保持热情

——第三辑 书评时语——

- ◎ 129 李建树儿童文学作品解读
- ◎ 133 波澜恣肆 风云舒卷
- ◎ 137 西塞娜：举世无双的美
- ◎ 140 循着朝圣者的足迹
- ◎ 143 读谢志强小小说
- ◎ 146 纪实作家的另一副笔墨
- ◎ 149 拾掇闪光的珍珠
- ◎ 152 读一读冰波的童话
- ◎ 155 像鸟儿那么轻
- ◎ 158 打开沉甸甸的匣子
- ◎ 161 清新优雅 淡然出尘
- ◎ 165 自然朴实 深沉内敛
- ◎ 168 从《无色冷唇》到《再爱》
- ◎ 171 《醉花阴》的诗意和韵味
- ◎ 174 朴素凝练 真挚感人
- ◎ 177 一次精神的遨游
- ◎ 179 我们的文化遗存
- ◎ 182 一方平台演尽风流
- ◎ 185 新世纪宁波文学的一次展示
- ◎ 188 一本体现宁波文化感召力的书
- ◎ 190 《同情的罪》
- ◎ 193 姚剧《王阳明》观后

- ◎ 196 甬剧《典妻》的多重意义
- ◎ 199 越剧《王熙凤大闹宁国府》观后
- ◎ 202 岁月沧桑话戏剧
- ◎ 205 一部作品集引出的反思
- ◎ 208 一本独特的童书

——第四辑 缤纷短信——

- ◎ 213 我想长成一棵树
- ◎ 214 春天的江南
- ◎ 216 孩子的诗
- ◎ 217 无眠
- ◎ 218 深山花落
- ◎ 218 香气
- ◎ 219 如果
- ◎ 219 雨夜
- ◎ 220 夜
- ◎ 220 黄昏
- ◎ 221 赠别
- ◎ 221 因为
- ◎ 222 弦
- ◎ 222 盟约
- ◎ 223 夜歌
- ◎ 223 童话
- ◎ 224 寄远人
- ◎ 224 时光
- ◎ 225 野花
- ◎ 225 思念

第一辑

岁月
飞花

父亲的那些花

父亲住在顶楼。当初怕满屋子的书放不过来，他执意要买顶楼——那时的阁楼是赠送的。由此，他得到一个露天的阳台。

这阳台，他就用来养花了。

对他养花，我起初质疑“养花是一项细致的活儿，要有耐心，还要有相关的知识，他一个埋头读书的人，行吗”？后来，看他把一些普通的月季、美人蕉、茉莉花欢天喜地地搬来，又亲自到楼下去掘土，我更是不屑“瞧这些花，哪是登得了大雅之堂的”。当他向家在农村的学生要葡萄藤时，我更是笑他“不会把农家的庭院搬过来吧？”……

可父亲还是极认真地侍弄着那些不上台面的花草。

一个初夏的黄昏，我登上了阁楼，阳台上一派葱茏景象使我目瞪口呆：这简直是一个花的天地！月季争相斗艳，有一抹娇红，盈盈浅笑枝头的；有洁白如玉，含情脉脉开得正盛的；美人蕉温柔沉默，像夕阳中垂首沉思的美人；葡萄藤向上泼辣地生长、蔓延；绿萝的叶子嫩翠欲滴，编织着一个幽凉的梦；走近茉莉，闻到一股清爽淡雅的香味；石榴绽开火红的笑靥；栀子孕育着丰满的蓓蕾……这些花草，在城市的高楼，对着阳光、云朵，沐着朝露、晨风，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地生长、开花，散发缕缕香气……

从此，我们常常上阁楼。

有时，也有朋友送来花木，如文竹、榆桩和君子兰。奇怪的是

父亲的“养花观”，作为盆景的榆桩，被他养得枝繁叶茂，恣意横行，他还说枯木新枝，是何等的生机。他养的君子兰呢？徒长叶，不开花，他也照样欣喜，说君子兰因有蓊郁厚重的叶子才有此美称。养得最好的是文竹，在书桌上轻灵秀逸、翠袂飘飘，和书房的气息很协调。

夏夜，父亲和朋友在阳台上坐着，沏一壶茶，摇一把扇子，对着清风、明月，天南海北地聊。对沧桑岁月的回味、对现实的思索以及最近的读书心得，娓娓道来，话，就像杯子里的茶，源源不断。远处是灯光，把积木般的城市点燃，神奇迷离；近处，是花朵无声地倾听，是藤枝轻柔地絮语。直到残月西沉，花影上墙，茶淡得不能再淡，他们才恋恋不舍地下楼。

父亲的朋友、老诗人沈伯伯有一年来看他。时值秋天，楼上的菊开得正是时候。午后，两人坐在阳台上。秋阳温和地照着，一簇簇深红浅紫、蟹黄鳞白，恬淡散逸，隐隐透着风露的清寒。是菊花的雅韵使他们想起了陶令，心生采菊东篱的艳羨？是菊花的嶙峋风骨使他们想起了历代名士？他们谈得忘乎所以。晚间又上了楼，这次是对着银汉皎洁，菊影丛叠，大谈黄仲则，谈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”。感念他的文采风流、聪明绝世、心比天高、命比纸薄。有趣的是，当我和沈伯伯提及何其芳的早年诗作时，沈伯伯推崇《花环》，这和父亲的喜好又不谋而合。也许是诗中对平常而美丽的事物（开落在幽谷的花、无人记忆的朝露、没照过影子的小溪、早夭的少女）的惋惜、感伤深深触动了他们文人、诗人的情怀。

这时我恍然大悟，为什么父亲如此钟爱那些普通的花草。那是对平凡的生命和美丽的珍惜。为什么他一个从未养过花的人，一养就造就了一片生机盎然的天地，那是因为对美和自然的崇尚和爱。想起父亲处世、交友，从不以名位取人，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普通的劳动者，只要情投意合，无不成为莫逆之交。

读书，不光读一些大气磅礴，有深度、力度的作品，对一些小报上无名作者的优美的诗歌散文也常常品味再三，剪下粘在他的读书笔记里。

一次去白云庄，父亲望着那苍绿肥硕的芭蕉感慨“什么时候，能有这样的一个院落，听雨打芭蕉的声音”。接着他又谈起明人的一封信“仆平生无深好，每见竹木临流，便欲卜居其下”。我说，在这个繁华的城市，拥有一个露天的阳台和一片花草已是一种幸福，不要得陇望蜀。父亲笑了，笑得有几分欣慰也有几分无奈。

竹园

不知为什么，我常常梦到竹园。

其实，竹园早已不在。从能记忆开始，和它相伴也不过四年，可那是刻骨铭心的四年。竹园是我生动、鲜活的童年的乐园。竹园里的许多宝贝，春天肥肥长长的野菜、白生生的笋芽、鲜红欲滴的毛莓、临水的俊俏的蔷薇……一切都历历在目。竹园里常常坐着满头银发的祖母，她总穿着白夏布的或青色的斜襟衣裳，安详地坐在竹林中剥花生、剥豆，或给我梳两条短得不能再短的牛角辫。

竹园就在我家屋后，它傍着一条狭长的小河。园子里有许多树，有苦楝树，夏天开着细细的紫色的花，天才热，我们要下河游泳，大人们一指楝树，瞪着眼说：“楝树花开，洗浴买棺材。”此外，还有花开远近飘香的香樟树、高大的有淡紫色花的泡桐树，最多的自然是竹子了。有细细的嫩竹像篱笆一样绕着这个园子，也有高耸峻拔、直指天空的粗壮的老竹。密密的枝叶遮着，漏下一点点光亮，漏下无限的幽寂和清凉！春天的雨不停地下，我在密密的雨帘中冲入后园，看雨中冒出了多少新的竹笋，而且，那笋简直是在疯长！雨后，看苍黑的树身萌发出冷绿的青苔，看白色的鹅、黄色的鸭在绿油油的草地上，看兔子在树下安静地吃草，日子有一丝清冷和寂寞，可这种感觉只是一掠而过。夏天的正午，知了叫得正欢，我们几个孩子跑到屋后，去小树上捉，常常是一走近它们就飞了。于是我们用竹竿在上面扎一个

塑料袋去套，捉住了就在它们脚上拴一根线，可以玩着打发一个下午。有时，也玩“打游击”，用细竹连枝带叶地编成帽子，戴在头上，俨然是小英雄。

在竹园，也有心悸的时候，如冷不防掠过竹枝的竹叶青，不时游走出来的其他的蛇。一些大孩子们看见蛇，必然要置它们于死地。用竹棒打死了，还用柴刀砍成两截，横在地上。我呢？很怕蛇，这时居然也参与“鞭尸”。可第二天我总看见那断掉的两截连起来了。我告诉很多人，他们竟没有相信我的，相信的只有祖母。她告诉我，蛇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。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复活了就会来报仇，当然，你如果对它好，它什么时候也会来报恩。接着她就说起许仙和白娘子的故事了。于是，我好几个晚上害怕得睡不着觉，怕那条被我鞭打过的蛇来“寻仇”……

祖母是我童年时的庇护神。小时候，竹园里有一只大白鹅特凶，老追着小孩子啄，是祖母每次挥动扫把将它赶跑。有一次，我用铁耙去钩最靠近水面的也是最水灵的几茎蔷薇，人小力薄，差点就把自己带下去，千钧一发，是祖母及时赶到救了我。有时候做了坏事，要遭打，就躲进竹园，总是祖母把我找回去，向母亲说情，说情后还紧紧攥着我的手，生怕有什么“闪失”。

祖母为人和善。邻居们要几根竹竿去晾衣服，小孩子们想做竹鞭，她都慷慨应允。春天，她把鲜嫩的竹笋、马兰、荠菜分给邻居。一句诗说得真好“天性向善的门扉虽然贫穷，却总开向阳光和喜庆……”祖母就是这样笑呵呵的，坐在竹园里。她说她小时候家里也有一个竹园，她最爱竹子，所以非有竹园的人家不嫁。祖父去世早，她拉扯着一些孩子，守着这寂寞的竹园。后来，子女们一个个大了，到外面去了。她老了，就这样坐在竹园里，盼望有一天，远方的子女回来，包括我的父亲。从桃花开到梨花落，从清明到端午，她就这样坐着、盼着……当阳光渐渐地微